

書



柳文卷之四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穀**音勃鞞切以昇趙

衰初危切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

諸侯不宜謀及媀音薛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

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

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救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

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

君疏而不吝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丁且

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





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原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設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

議誅之而旌其問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棄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語塞切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



為大耻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曾介然自克  
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  
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  
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  
法而我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  
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  
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  
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  
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  
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  
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

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  
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  
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  
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  
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  
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  
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  
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特言於王不待其戲而  
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以



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  
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  
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  
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  
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  
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  
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  
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蹉蹉者  
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

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鄒析不知向  
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周鄭  
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二年  
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王  
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六年不知何言  
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  
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  
增竄非其實也然其用多放依其辭其稱夏棘但公紀浩  
音子季成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與於孔子道然其  
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速於身而其心不窮易  
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



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  
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  
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 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  
意皆本老子然考即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  
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出  
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  
或者衆人聚歛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徒有可立者又頗  
惜之慨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  
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 論語辯二篇

####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  
弟子曾參最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  
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  
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  
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  
以稱子曰孔子之歟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  
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  
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  
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



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

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隘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竒而道益隘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墮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者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或作畏壘亢倉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鵝冠子

余讀晉誼鵝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鵝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鵝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鵝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鵝冠子



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肯  
有鵠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  
曰不類

柳文卷之四終

柳文卷之五

碑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  
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  
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  
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  
以存祀誠仁矣與黯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  
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暮範辱於囚奴昏而無  
邪隕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  
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彞倫而立



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音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藜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序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慕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汗明哲在躬不陋為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

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文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茲展誠宿燎設懸饗俎旂章粲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閔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庠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



端夷水環以流有類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孝宜然  
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  
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  
蔬權其子毋贏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  
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不  
論本統又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  
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  
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  
以為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  
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邊且既嘉筮鋪既成九年  
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

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晉

音辨助教某

學生其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  
極於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  
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  
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彞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  
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類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  
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于  
蜀蓋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音振薛公惟  
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  
亥獻于類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



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感忻以欷思報聖  
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昉昉其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  
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絜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  
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  
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  
聽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懼于心父  
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次其多公斯考  
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  
賚于王休命是荷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酌申申王道式  
訛諸儒作詩思繼頌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攻劫  
鬪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  
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之道  
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  
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  
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  
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莫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  
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儻功完舊  
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度祇會羣  
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  
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



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多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稽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禱于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祗飾祀事考視祠制以爲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盤屋令裴均虔承聖謨躬制祠堂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條龍柱礎陶甍甍築垣墉恢度舊制立三筵六尋既興功玄

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濯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扑踏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艾野夫坂君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莫方域產財用興雲雨孝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褻斜暗又西至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寔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瓊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枚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祝化荒爲穰易沴爲和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用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案



盛無虞儲峙用充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  
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祭諸事皆  
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卑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  
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  
爲豐穰實我粢盛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  
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  
拜新廟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崇心勤禮道揚光  
精色吏胥夫音鮒背鯢齒願垂表經頌宣聖德象刻金石  
永世飛聲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

雍州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  
嘗已也其人以爲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  
厲疾崇降則禱之咸若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  
皇帝遇災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  
廟遂下令于旬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闕棟  
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謹誦欽  
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臯祗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承  
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其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  
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乃刻茲石立于



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  
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鯨鱗庶幾肅給  
威斷猛制之令行于強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  
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  
易道路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  
爲甸服寧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爲君之誠敬克合  
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彭城  
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  
公能祇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

考羸羨

均節

委積咸執牘聿至于祠下稽度

洛既

備備役惟特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廼桴廼載工逸事  
遂作貌顯厥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莒薦辭立石于  
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  
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嚚瞽  
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旣野死神亦不返食于  
茲川古有常典岐袞戾即孽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  
罔大刑有翼其躬有苾其馨沉牲爰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媿泐神位湘滸揆茲有初克碩  
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捨旣音逼椒馨爰精音丁萬  
年期保伊祐潛火燭孽炖于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



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梓木負墳載流于江旣夷以成崇宇峻墉繫嚴清間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旣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以對嘉祉南風澹澹湘水如舞將于無謹神聽鍾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爲室女淵懿靖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締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鼃魚鼃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怨號以爲神奇縣人鄉人會

錢且儀葬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世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靖不游緘葛締紵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頰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氣竭形枯父屍旣出孝質已殂龜鼈鼃鼃有蛟洎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鄱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趙姬完父操棹爰謳肉刑不施漢美淳于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實與爲儔怕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竒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泯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



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

陽廟碑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  
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  
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  
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左眉之  
都尉數竒見惜性後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馮陵隴突河  
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  
暮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  
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許謀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

雷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

後大其武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

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百雉

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

復按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安遮凶氣連沮漢兵已

絕守䟽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肝胎音怡而不進賊徒乃棄

疾於我悉眾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板偏陽懸

布之勁汗音幸城鑿穴之竒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音法其

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

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

眾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



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  
敢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  
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  
傳燹之歎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  
詞痛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  
進揚州都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  
時致祭勇在縉祿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陵  
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  
志舉門關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光寵錫其備於  
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  
敵立慍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

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爲剋敵之  
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  
思歟公諱靈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  
駕賜緋魚袋歷苑涪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  
久遠德音不形願斷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  
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  
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所以奮百  
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  
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  
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



西臨周鄭焚焚羣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踴躍不定屹彼  
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  
丑正 鈴馬非艱析骸猶競浩浩烈士不聞齊師兵食殲焉  
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  
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慙  
收六 孤城旣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  
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俾焉勳烈孰與齊躡天子  
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  
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  
無窮刊碑河許萬古英風

柳文卷之五終

柳文卷之六

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鑿禪師碑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  
上詔謚大鑿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  
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  
幢蓋鍾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于有  
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  
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聞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詩乘滯流  
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揚墨黃老益  
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



者梁氏好作有爲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鑿大鑿始以能勞苦服役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鑿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音毒篤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旌勳節戟來莅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

怒人畏無疆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鑿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鑿是臨勞動專默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厓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鑿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旣復大行乃誄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泊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



不已

南岳彌陀和尚碑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才厥道或值之崖谷虛形垢面躬負薪楛醕以為僕役而媾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不勤誘掖以授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泊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

疾者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眾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



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  
真宗子弟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  
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爲僧若干年年  
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  
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  
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  
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爲之墉惠爲之戶以守  
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  
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

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未若如也經數

逾千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  
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  
教者不失其宗主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師爲得其  
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  
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  
於楞伽北峰不越閩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  
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執受戒  
者曰道顓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  
爲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日葬于卓然師塔  
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  
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  
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  
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民惟新  
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原師以誘道俾民  
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借寂法付後學  
施之無教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若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  
農揚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  
不可將以聞曰願聞歲乃往明年揚去相位實謫南海上

終如其志趙郡李喜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  
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揚公  
某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峰廣其居  
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  
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  
李其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  
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抗命以  
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  
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



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道真離而  
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  
冒于啣昏放于淫荒其具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  
言曰由迦葉至師于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由達摩  
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南北相訾及次闕很其  
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  
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微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愚嗚呼於是  
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  
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  
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  
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

乎流動是之謂直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  
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斲密石  
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  
某楊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  
八十一為僧五十三暮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  
玄覺洎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  
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  
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達之志使仕至成都主會不樂  
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巖山終  
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道隱乖離浮游



散遷莫微旁行徒聽浮言空有互聞南北相殘誰其會之  
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  
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爲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  
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  
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  
嗚呼茲碑

柳文卷之六終

柳文卷之七

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  
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  
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莅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  
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  
咸來言曰吾師執行峻特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  
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  
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  
碩老稽首受教髮童毀齒踊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



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煖裘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  
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件伐木輦土作佛塔  
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  
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為  
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  
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夫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効師  
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  
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祕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  
師之族由號而郭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  
惟終始罔缺不肖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

微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前終古其  
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為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  
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  
學者五萬人為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  
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為儀表世之所  
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  
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  
要莫不悽敬欣踴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  
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代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



食廣閱羣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  
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逐相  
與以爲茲塔巖石峻整植木翁茂凡衡山無與爲比者然  
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旣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爲  
余言故爲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嶽兮貌齋莊氣  
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采剛棟宇  
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  
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閔靈室兮記崇崗卽玄石兮  
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  
爲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  
爲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  
而道尊以爲由定發惠必用毗尼爲之室宇遂執業於東  
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  
莅事度比丘衆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憊以爲去  
凡卽聖必以三昧爲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  
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  
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  
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  
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卽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剝巖



繼殿舍宏大廊廡脩直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顯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德而脩故念爲實和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壞衣不飾揣齋切食不味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濟

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摠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旣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真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銀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袒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旣塗旣斲曾構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非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澹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膺薦茲石

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







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又於世  
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  
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  
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  
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  
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  
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  
趙公憬尚書曹王臯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岵或師或友齊  
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  
為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  
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

撰染勤以為請故未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  
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既沒二十七年其  
大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智姓凡去儒為釋  
者三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  
由公而大興衡嶽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  
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視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  
士若石廩公瓚公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  
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垂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祲告  
其期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



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貞公荊州  
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受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  
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爲之銘曰  
首有承分卒有傳華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今志益虔雷  
發地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大僊龔茲  
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柳文卷之十終

柳文卷之八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  
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嘗暴  
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  
於市不噉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音音蓋盈道上把臂  
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  
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  
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  
尉曰其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冠暴死以亂天子





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  
害孝德曰幸甚如大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  
取酒又以刁刺酒翁壞釀器酒留溝中大尉列卒取十七  
人皆斷頭注漿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  
召大尉曰將奈何大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  
人從大尉大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廢者一人持馬  
至晞門下甲者出大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  
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  
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  
大尉大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  
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

子弟以貨實各軍藉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  
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  
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  
大願奉軍以從願此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  
死大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  
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掛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  
柝衛大尉且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  
先是大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謏取人田自占  
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  
謏謏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  
償卽告大尉大尉判狀辭甚異使人求諭謏盛怒召農



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  
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  
裂裳衣去聲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  
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謀  
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  
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  
一馬賤膏帟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  
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  
尚不愧奴隸耶謀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  
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女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  
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  
如司農治事堂樓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  
視其故封識具存

###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  
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  
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頽蔡  
縮間過直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  
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佞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  
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



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遂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

國伯柳公行狀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士代仕江左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稷降于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傳及太史公書自卓至公

十有一代爲士林盛族著于南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而遇節必立恢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于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洽于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爲學畧章句之煩亂採摭奧旨以知道爲宗凡爲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已爲用自始學至于大成就嗜文籍注意鑽礪倦不知游息威不待榎古雅切楚儒言經旨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天且賤幸而爲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之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搢紳者所不道巫何爲而能盡之也且



今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爲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爲學其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爲之冠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調受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繫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靡弊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銷大和以惠鰥寡除物室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尤茸之蠹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壇商旅交於關市旣庶而富廉耻興焉旣富而教庠孰列焉里閭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爲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

耻効以圭撮之任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城迹藏用遁隱于武寧山羣公文書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輝而輕紱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卽日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爲細家之迫速非其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權鐵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和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克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特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謬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舉其



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公則脩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凌江並音傍海竟吳越之域皆所莅焉復命稱職加朝

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脩其宮政統理文籍紀于祕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弘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于終南山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給之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孟箕訊問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卽步入窮谷披草逕踰秦嶺由褒駱朝于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畫賊平策勳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興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偽署之汗是歲盜據淮濟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



有名以爲才堪攘寇拜爲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  
舉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銜玉而賈石者也王衍  
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徃且見獲何寢  
之攘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  
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翊聖皇匡弼大  
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于上以酌  
天心順嘉謩于外用彰君德故致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  
然其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以甸服  
長人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  
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  
章事張延賞抃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甸服之政固宜

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  
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  
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  
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絳侯歎曲逆之對  
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旣而西戎乘間入邑詐以請盟侍中  
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  
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冊  
命上將莅盟諸戎戎果縱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召對前  
殿嘉歎者久之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  
公從容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謹正之言詞  
旨切直意氣勤懇動合聖慕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



乘輿服器得罪于左右者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  
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  
人恐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卽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於  
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于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  
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旣行  
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  
理辯刑而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鞿勒之勤獻利  
屢中上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爲骨俗作骨  
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公  
誠盡忠憂勞庶務有羣忘之疾懇追陳讓除右散騎常侍  
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于昌化里終松散也故

褒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  
侃焉無所屈也故處心積慮博蹇之道表于朝端弼違釋  
回朴忠之誠沃于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  
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  
宗姻無一廛之士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屬  
待祿而飽傭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  
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  
絜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圍大節也犯  
顏以陳訐謨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旌褒矧茲備體焉可  
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  
稽彛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隲舊行數贊遺風若乃揚孔氏



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誅謚則有司存謹狀

謚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

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仕郎守

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王教之端  
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清貫茂著名節貞  
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為爭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  
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遂  
踐鼎司以匡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跡有推讓之高圭  
璋聞望洽於人聽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  
事實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

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越  
詞定謚之制謹如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謚議曰貞  
奉勅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五代祖某陳宣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胃貴里諱京既冠字曰  
慶復舉進士為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



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考功以  
來凡四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輿曳就位備哀  
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  
二十五日終于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  
璫仲兄前大理評事長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嘗吏于公  
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楊舍  
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  
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  
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其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卽而就  
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閭之壯與其土疆之所  
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苟得聞而覩之足矣若曰

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  
北山仿佯而歸賦成果傳天下爲咸陽尉留府延主文章  
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班禮脩墜典合于大中者衆焉  
涇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段忠烈之死上議罷朝  
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  
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况其特異者  
乎上用之其勞勤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  
至上行罪已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  
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羣臣  
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爲相者復是無以大警于後且示  
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大呼曰



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間數  
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  
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爲進退者及  
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  
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爲  
請殷祭之不墜察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  
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之  
艱也謁于上請更之上下其議宰相承而調之召官屬使  
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爲法其嚴足以有  
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  
公者六七八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

之在集賢奏祕書官六員隸殿內而用校益理納資爲行  
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爲之名  
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爲  
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  
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  
之官以理府著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  
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器之與信臣  
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感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  
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而以祕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公  
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詰  
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



藁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  
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鈎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  
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楊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夫  
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  
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  
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穎考叔廉類公  
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既得其  
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  
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  
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某故集賢吏也得公之  
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

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柳文卷之九

表銘碣誄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上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為王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為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音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



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  
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號理表人表人不  
勝其懷為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  
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為之刻石  
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為也人之思也乃增飾  
棟宇卽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  
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為卿士道為三公德為國師年為  
元老嘗為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sub>音</sub>其澤凡公子孫罔  
不戴慕盛德之詞久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  
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斥天子于禁中承公之道刺於  
我邦由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

為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  
陰用永表於邦之良政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卽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  
後七年廷諍懇至累自不解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旌  
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  
生魯郡李償虜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  
叫闥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翌日會徒  
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渡道願罷遂不果  
獻生徒嗷嗷願躬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面柔  
輒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鍾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嘗



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吉勇善爲夫去飾情者益勤誕者益  
恭沉酗腆酒斥逐郊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  
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  
俾津奧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履裳衣由公而嚴進退  
揖讓由公而儀公征其遺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  
告諸儒願立貞珉侁高狀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  
垂憲于後公名城字亢宗家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端粹  
沖和高凝懿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薰襲里閭布聞天下  
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  
爲司諫義震于周行爲司業愛加于生徒宜乎立石俾後  
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貴基仁德充而形乃作  
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  
宣明德教大和潛布玄機密照羣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  
作則動言是僞匪公之軌人用奚蹈麓厲貪凌待公順之  
欺僞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榘楚廢弛尊嚴  
而威公褒其良俾升于堂耀者旣肥榮如袞衣公棄不用  
懲咎內訟旣訟于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  
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聞謂天蓋高曾莫我聞  
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踟躕立石書德用揚  
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  
觚牘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  
氣相擊排肩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  
而隱或垂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  
則專其所學以言其所異黨粘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  
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矣郡  
人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  
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  
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旣  
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  
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

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  
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勞魄膠  
轆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  
升降好惡喜怒哀而不過乎物旣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  
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  
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  
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  
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  
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  
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觀  
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



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  
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郎中楊君卒其月日  
葬于奉先縣某原既葬其子姪洎家老謀立石以表于墓  
葬今曰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踞首降五品為碣方跌圓  
首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降而從碣之  
制其世系則紀于太皇君諱凝字懋功與季弟凌生同日  
不周月而孤伯兄馮剪髮為童家居于吳太夫人母道尊  
愛教飭謹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禮範奉于其舊克  
有成德輯其休光東溥海岱南極衡巫文學者皆知誦其

詞而以為模準進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君既舉  
進士以校書郎為書記毗贊元侯于漢之陰式徙荊州由  
協律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顯厥謀遂入王庭為起居  
郎書法不回著垂國典又為尚書司封員外郎革正其邑  
申明嫡勝事連權右斥退勿憚直聲彰聞仍參選部以馭  
羣吏姦臣席勢威福自己他人求附離羈而不可得者公  
則却之私以胥吏求署一皆罷遣曰吾不以三尺法為已  
利害居喪致哀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無有不得於心者  
服除為右司郎中危言直已以致其誠然卒中於諛辭不  
得朝請以檢校吏部郎中為宣武軍節度判官毫人缺守  
往莅其政孤老撫安強猾戮死羆醜境鹵度艾榛荒作浚



田以贍人食濟決潢汙築復堤防爲落渠以定水禍理不  
半歲利垂千祀會朝復命次于汴郊帥喪卒亂不可以入  
遂西走闕下璽書迎門勞徠甚備以疾居家三年復登于  
朝遐邇咏歌仍遇痼疾天子致問于三月不賜告幸其愈  
而用之遂卒天下文行之士爲之悲哀嗚呼君有深澤之  
行有強毅之志內以和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朋友  
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之喜感繫焉凡其昆弟申明于  
朝制書咸曰孝友君子謂楊氏其仁義之府君之文若干  
什皆可以傳於世若某者以姻舊獲愛不腆之文君實知  
之惟車馬幣玉無可以稱其德用君之所以知者酬焉

故御史周君碣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元十二  
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  
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  
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虐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  
公之死志斥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  
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  
代之上以爲世軌第今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  
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  
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  
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於



田以贍人食漭決潢汙築復堤防爲落渠以定水禍理不  
半歲利垂千祀會朝復命次于汴郊帥喪卒亂不可以入  
遂西走闕下璽書迎門勞徠甚備以疾居家三年復登于  
朝遐邇咏歌仍遇痼疾天子致問于三月不賜告幸其愈  
而用之遂卒天下文行之士爲之悲哀嗚呼君有深澤之  
行有強毅之志內以和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朋友  
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之喜感繫焉凡其昆弟申明于  
朝制書咸曰孝友君子謂楊氏其仁義之府君之文若干  
什皆可以傳於世若某者以姻舊獲愛不腆之文君實知  
之惟車馬幣玉無可以稱其德用君之所以知者酬焉

故御史周君碣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元十二  
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  
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  
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虐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  
公之死志斥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  
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  
代之上以爲世軌第今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  
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  
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

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逝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音孤然蓋嘗聞于古而觀于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傳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

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巍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懼州火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詞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繫其儀冠仁服義下擔音音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其音音跨騰商周拜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不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昨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具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感君達其道卓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公



寄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社乃揚進于  
禮司奮彙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讎百氏錯綜逾光  
超都諫列屢皂其囊帝歿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欵邊  
求侍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  
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部吏制用經邦特推重器請臣  
之復周官匪易漢課歲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技  
筆削自任羣儒華議正郎司刑邦憲為或糾佞肅邪諂諛  
具畏遷理于道民服休嘉恩踈若昵揚邇如遐實閉其關  
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sub>無</sub>歌賦無<sub>更</sub>迫威不刑加浩然  
順風從令無<sub>譁</sub>縣<sub>贊</sub>對<sub>邑</sub>我<sub>國</sub>盈<sub>車</sub>雜<sub>耕</sub>鄰<sub>邦</sub>我<sub>黍</sub>之<sub>華</sub>  
既字其畜亦藝其麻鼙鼓斯屏人喜其多始富中教興白

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陟于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竭  
誣謠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  
既息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于隣今我興仁化為齊人  
惟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  
惟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祐而君不壽矯矯貪凌  
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矜  
賓客恒是懸壘逮茲易簣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  
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  
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  
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  
之器窮以那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



故友咨懷累漸暮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唐故尚書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

魏氏世墓于某縣某原唐興有聞士諱之過者與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爲儒家綿州涪城尉諱全瑤魏州臨黃主簿諱欽慈太常主簿諱緄緄尚書膳部員外郎兼江陵少尹諱萬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於行才具而不得其祿江陵府君益之以閑達之量經緯之謀故蒙士賢大夫痛慕加厚生郎中府君諱弘簡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既冠而德禮聞於鄉黨既仕而法制立於官政溫柔幾乎外見而人莫不親直方存乎內父而人莫不敬由進士策賢良連居科首授太子校書郎桂管江西福建宣歙四府爲判官副

使累授協律郎大理評事三爲御史賜紉魚袋任州六年而人樂之庶使崔衍曰吾敢專天下之上獨惠茲人乎遂獻于天子拜度支員外郎轉戶部郎中邦賦克舉人望逾重年四十七貞元二十年九月三十日不疾而歿震悼之聲遐邇一辭且曰斯人也而不得爲善之利中人其急乎君嘗三娶而卒無主婦庭無倚廬堂無抱孤有令兄弟以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祀故哭于客位吊于殯東者咸加哀焉凡爲部從事府喪而當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皆得其理君之先再世貧不得葬故以祿仕遊於諸侯薄衣食損車馬凡十有餘祀卒獲下厥心其族屬之無主後者皆位於墓娣姪之無歸從者咸會于家由是處約以



終其世既斂家宰亡其政視廩唯金鍾視藏佳束帛無餘  
積焉十有一月遣車歸于洛師某日祔于墓監察御史柳  
宗元聞其道而翫其文也又居又同開故哀而銘之其辭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浮泊坦厚溫恭孝友郎中之文惟學  
是宜博暢周流炳蔚紛綸為周賢能為漢賢良始仕讎校  
篇籍有光仍授使檄訐謨用揚二居郎位征賦以理休聲  
載起顯命伊始生而不言孰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濟其美  
有翩其旗爰舉裳惟行道遲遲望墓而歸象物是宜卜筮  
孔時里人作銘不愧于辭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墓于位  
年六十八乙未殯於路寢景寅遷神于舟以其年某月日  
歸葬于某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部尚書府君  
之墓尚書諱漪玄宗南巡內禪聖嗣府君以謀畫定命起  
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尚書之先曰貴鄉丞贈太常少  
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行  
高位早華冠士族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蠲  
繁以端其志采羣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脩其能始由  
右千牛備身佐環衛更監轡屋音室三原監田尉仍有大故  
三徙同位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齊  
風哥舒曜尹河南鯨寇猾鷲黎人播越表公尉河南糗糧



芻茨戎備畢給版圖田漁民事時又遷揚州錄事參軍實  
吳楚之大都會也政令煩率貢奉叢沓一日不嘗鑄譙四  
至公爲之優游有裕長史司徒杜公與之揖讓異於賓僚  
入爲太子司議郎并歸州刺史叢險湍悍人類鳥獸古號  
難理公克有聲遠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浮俗  
鬼戶爲胥徒家有襍梗偃大者屠鯨孤以盜邦賦賦愚蒙  
以神訛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修整部吏黜侵凌  
平漁者數百人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擒戮妖師毀蕪  
蒿淫昏者千餘室以舉正羣枉而田園克和寬以容物直  
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摛紳猶鬱其望體魄遽降哀何有  
寤嗚呼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滎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

天後天人萬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開宗族有子  
曰貽哲貽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志于  
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孰爲德門清河濬源遠哉云云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煥炳  
增華昭于後昆惟魴與鯉舊史是尊孰爲茂功尚書清風  
藹其有融勃焉而興披草從龍布令諸夏敷和六戎赫矣  
大陽克昇于中孰爲惠政公嗣餘慶彤于誼咏小程其功  
大遂其性黠更是省妖風以正于邑于邦克揚休命孰爲  
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悔音始焉是賴今也何戴孰葬我  
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

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  
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  
永而連之人愬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驪州幼弟訟諸朝  
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  
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泊守訥奉君之喪踰海  
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  
子藁葬于社墳之北四百步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  
知古今事給數敏辨善謀畫南敗蜀虜西遏戎師其慮皆  
君之自出後餌五石病瘍且亂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  
夫子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葬在長  
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竄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祔三年將

復故葬也徒志其一二者云

鯢爲祖暉爲父世文儒積彌厚簡其名子敬字年五十增  
以二葬湘滋錯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侍中  
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植實祖大理卿府  
君諱倣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飭館事修整左  
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叅京兆軍事按覆校巡大尹恒得以  
取直爲太常主簿搜逖疑互探抉遞隱宿工老師不得伏  
匿皆來會堂下耆股肱役喉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  
圖卿奇其績奏超以爲承司空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



再以為佐離紛走導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  
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肇綴取  
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轉  
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暮歲畢具  
刺金州決高施隙去人水禍渚芟原茅闢成稻梁陟萬年  
令叢劇辨肅談宴終日人視之若居冗官然會金州猾吏  
來揚言恐喝以煩褻事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為禍公大怒  
召罵之恣所為吏巧以聞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  
為豁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疴詩藥  
泄卒始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  
火性開湯進交大官不視齒類挾回列收下輩細大畢歡

喜博奕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紉謫舞擊丑洛織  
屑貞密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書接人事夜  
讀書考禮收摺策牘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初娶范陽  
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為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  
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祔于長安御宿之北原家子銑奉  
柩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  
元願碣于墓左則涕為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馨惟裴之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封叔申之實惟  
其英離書宮闈佐職于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  
大弁斯畢鳩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府室史于  
柱下郎於會司徵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于金金人允懷



勦防漢許墊都念切沃卒移增我歲食易其羊魁游手閒民  
相顧聚來徵爲萬年治劇于都百務叙成談宴以娛誰恤  
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逐白道不循施施三年  
更赦進資廬蔭是遷人曰世德宜慶于延又曰良能宜力  
之官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享命墮在前長原有墓  
高曾祖父淑靈是祔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銑磨石祈辭  
海陬遂升其趺子道之周

柳文卷之九終



卷之四